

BARUCH

洞悉人性的 投资者 巴鲁克自传

(专业解读版)

[美] 伯纳德·M.巴鲁克 (Bernard M. Baruch) ◎著
邵旖旎◎译 张艺博◎点评



在股市大崩盘前全身而退的人

在华尔街上品读人性的观察者

深受格雷厄姆和巴菲特敬佩的投资人

MY OWN STORY



中国工信出版集团



人民邮电出版社
POSTS & TELECOM PRESS

洞悉人性的 投资者 巴鲁克自传

(专业解读版)

[美] 伯纳德·M.巴鲁克 (Bernard M. Baruch) ◎著
邵旖旎◎译 张艺博◎点评

BARUCH
MY OWN STORY



人民邮电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洞悉人性的投资者：巴鲁克自传：专业解读版 /
(美) 伯纳德·M. 巴鲁克 (Bernard M. Baruch) 著；邵
旖旎 译. —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9.8

ISBN 978-7-115-51358-8

I. ①洞… II. ①伯… ②邵… III. ①巴鲁克 (Baruch, Bernard 1870-1965) — 自传 IV. ①K837.125.3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04078号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华尔街投资大师伯纳德·M. 巴鲁克总结其一生经历和投资经验的心血之作。巴鲁克在书中回顾了他坎坷的求学之路、在华尔街的异军突起、1929年股市大崩盘前的全身而退，以及之后成为数届总统顾问的传奇。一个个鲜活而惊心动魄的故事，让我们领略到一代大师走向人生巅峰的成长历程，以及闪现其出众智慧和高尚品质的投资观与人生观。

本书是初入股市的投资者建立交易原则的经典必读书，也是短线交易爱好者的标杆之作。

◆ 著 [美] 伯纳德·M. 巴鲁克 (Bernard M. Baruch)

译 邵旖旎

责任编辑 谢 明

责任印制 彭志环

◆ 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丰台区成寿寺路 11 号

邮编 100164 电子邮件 315@ptpress.com.cn

网址 <http://www.ptpress.com.cn>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700×1000 1/16

印张：19

2019年8月第1版

字数：250千字

2019年8月河北第1次印刷

定 价：69.00 元

读者服务热线：(010) 81055656 印装质量热线：(010) 81055316

反盗版热线：(010) 81055315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东工商广登字20170147号



我
们
一
起
解
决
问
题

前言

起初，是我的孩子们力劝我记录下自己的一生的。随着孩子们一天天地长大，他们常常会发出这样的疑问：“现在处于事业起步期的年轻人还能效仿您当年的做法吗？”抑或是：“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里，有没有什么恒久不变的事物存在呢？”

有些人想让我记录下自己在华尔街的职业生涯。据我猜测，他们是想让我指明致富的捷径和秘诀。有些人则想知道我是怎么评价我所熟知的总统的，从威尔逊到艾森豪威尔——共有7位。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人想让我回顾自己在两次世界大战和两段和平年代的经历，从而看看我的观察是否能为解决人类目前所面临的生存问题带来一些指导性思考。我不得不承认，正是这些人给了我写作回忆录的最大动力。

事实上，我从20世纪30年代末就开始着手撰写回忆录，但写作进度缓慢，一拖再拖。之后，我将绝大部分精力投入国家安全事务中，致力于让我们的国家获得最充足的战备保障。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我则竭力投身于战备资源的动员工作，并力求规避我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犯下的错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依旧致力于解决战争遗留的诸多问题，比如国际原子能管控等重大问题。

这些重任虽然导致我撰写回忆录的时间被压缩得所剩无几，却大大丰富了我的写作素材。同时，这些经历赋予了我审视事物的全新视角，因此，过去已经写完的部分内容也往往需要修正。

我原打算将自传全部完成后一并付梓，但将这样一个自美国南北战争至原子弹研制成功、有着很长时间跨度的自传故事压缩进一卷书册中并非

易事。此外，我始终认为，回忆录应在作者生前出版，这样一来，那些对书中所载内容持反对意见的人便有机会与作者对话。

如此说来，在87岁的节点上，我认为出版首卷回忆录确已事不宜迟。我希望终卷回忆录不日也可问世，为此，我正在努力撰写。

我认为，将关注点着重放在我的孩提时代别有一层意味，因为毕竟没有人可以摆脱童年经历对自己的影响。成年人的为人处世方式往往和他们在童年时如何待人接物息息相关。

当我还是个小男孩时，我腼腆内向、畏缩胆小，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发言，而且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随着年岁渐长，我喜欢上了赌博——直至今日，无论是赛马、球赛还是职业拳击赛，都能让我兴奋不已，瞬间迸发青春活力。

当我看到别人有所成就时，我总是跃跃欲试，想亲自试练一番。我费了很大功夫，才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把自己能做的事情做到最好，而将那些不擅长的事情留给别人完成。

如果说在我成功的道路上有什么“要诀”的话，那就是我曾努力尝试进行系统性的严格的自我审视。在自我认知的过程中，我也学会了理解别人。

事实上，在华尔街的职业生涯为我解读人性上了深刻的一课。归根结底，几乎所有问题——无论这些问题出现在证券交易过程中还是在其他业务中——要想解决它们，都应当将特定形势下的客观要素与心理因素剥离开来。即使在我离开华尔街、从事公共事务之后，我发现自己仍旧面临着这个永恒的课题——如何平衡事物的客观属性与人类的天性。

毋庸置疑，相较于外部环境的变化，人类天性的改变要缓慢得多。因此，当新形势出现时，有些人往往固守教条、墨守成规；另一些人则无视经验的意义，仿佛新形势就要求不断试错，认为必须利用开天辟地式的全新处理方法。

在有效的自我管理中，必须摒除上述两种极端行为。其关键在于要分清何时应该遵循传统，何时应该勇于创新。在这部回忆录中，我提出了自

己的一套处世哲学，我正是利用这套理论，力求在避免重蹈覆辙的前提下不断冒险创新。

我的有些行为可能引起争议，但我仍然认为有必要写下我的失败和错误。因为我发现，失败比成功能教会人更多。

在准备写作回忆录的过程中，哈罗德·爱泼斯坦、萨缪尔·卢贝尔和赫伯特·斯沃普等几位朋友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我在此深表谢意。此外，亨利·霍尔特出版公司的罗伯特·莱施尔也给出了极有价值的编辑建议。

第1章 我的父亲——南部邦联的医生 // 1

战争带给父亲的后遗症是不可磨灭的，影响了他的一生。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乐队奏响南方的迪克西爵士乐，父亲总会一跃而起，发出反叛者似的呼喊。

第2章 北美殖民地区的先辈们 // 13

在日新月异的城市轮廓背后，亘古不变的是这个国家的精神。对马奎斯而言，这里充满着自由的空气，遍地是成功的机会。

第3章 乡下小男孩 // 21

一阵负罪感几乎立即袭上我的心头。我尝不出薄荷糖的甜味儿，反倒感觉到一阵阵苦涩。奇怪的是，在我后来的人生中，这件微不足道的小插曲竟一次又一次地浮上心间。

第4章 大都市纽约 // 37

哈迪可谓纽约生活方式的忠实维护者，要不是他做出榜样，我压根儿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熬过最初在纽约城的那些日子。没有什么能阻碍哈迪的脚步，他就这样顺其自然地融入了这座令人畏惧的大城市，就好像它只是一个块头很大、不好对付的男孩，正准备和哈迪打一架一样。

第5章 我的大学时代 // 49

“在一方出局之前，战斗永不结束，”菲茨西蒙斯接着强调说，“只要你还没出局，就永远有机会。如果想成为冠军，你得学会抓住机会，否则就永远没法得手。”

第6章 求职轶事 // 63

如果我说，是这次和摩根先生难忘的见面激励着我进入华尔街，肯定会产生很好的艺术效果。然而，真正让我开始华尔街生涯的“导火索”并不是那种心灵鸡汤故事里描绘的小插曲，而是在此之后的事。之后，我光顾了一家赌场，或者按照多数品行端正的人们的说法，那地方应该被叫作“赌博地狱”。

第7章 艰难的成长之路 // 77

我第一次进入华尔街做小文员和跑腿工时，根本不知道这些道理。我把自己该犯的错误都犯了一遍——因为我当时心怀壮志，每天精力充沛，甚至犯了比别人更多的错误。可以说，我在华尔街的整个职业生涯，实际上就是一个习察人性的漫长过程。

第8章 喜结连理 // 89

其他时候，我们俩会在中央公园约会，我和安妮常常畅想，只要自己能赚到足够的钱，能够养活起我们俩，我们就立刻结婚。如果当天投资交易行情好，我们的情绪就高涨起来；如果第二天股价急剧下跌，我们的希望也随之破灭。

第9章 我的第一笔大单 // 97

次日上午，等纽约交易所开盘后，所有股票价格一路飙升。我们在伦敦买的股票立刻帮我们狠狠赚了一笔，我们几乎干净利

落地击败了纽约的其他证券公司。这场金融战役不仅让豪斯曼公司赚到了大笔利润，还赢得了“机智敏锐、行动及时”的美名。

第 10 章 一次失误 // 111

看到自己的名字列于交易所会员名单上，我仿佛给自己的灵魂敬了一杯佳酿。我备感骄傲、自信，开始探寻新的金融冒险。但我很快发现，打江山易，守江山难。事实上，赚得金钱比守住财富要容易得多。

第 11 章 当恐慌来袭时 // 121

你是否曾注意到，当天气一片晴好、周围没有危险时，动物们会怎样表现呢？它们往往会舔舐自己的皮毛，修饰自己的羽毛，昂首阔步，嘹亮高歌，争奇斗艳。人类也同样如此——和飞禽走兽一样，每当恐惧直击心灵时，他们立刻把平常的优雅做派抛之脑后，有时甚至连基本的礼节也顾不上了。

第 12 章 华尔道夫的风云人物 // 139

华尔道夫酒店里到处都是自视为主角的金融巨头。但是，站在更宏大的历史背景下看，他们难道不是众多表面上光彩夺目、乐于冒险，而实际上只是在历史长河中匆匆路过的人物吗？

第 13 章 人生一大憾事 // 151

虽然在我的人生中鲜有值得抱怨之事，但有一件事情却始终让我怀憾在心——我从未买下或运营过铁路。

第 14 章 人生转折点 // 161

父亲的反应让我开始思考长久以来困惑我的一个问题——倘

若不用钱来做些真正有价值的事情，纵使拥有百万美元又如何？

第 15 章 古根海姆家族交往录 // 175

“内部人”对自身资产保持客观判断难上加难，而极为成功的企业家对股票市场也可能知之甚少。古根海姆家族可能是全世界最精通矿业经营的家族，但他们对股票市场的了解却远没有我多。

第 16 章 漫漫寻胶路 // 187

我持有的这些股票促使我对橡胶消费进行了深入研究，而这项研究本身也反过来激励我勾勒出建立一个“橡胶帝国”的远大图景，正像洛克菲勒家族在石油领域所达成的成就一样。

第 17 章 为国探铜 // 197

人们常常困惑，到底是什么因素促成了一项优质的投资？犹他铜业公司挺过 1907 年危机的案例值得一提。一项投资的价值就好比一个人的品格，优秀的项目能够经受住挫折的考验，而且更容易战胜逆境。

第 18 章 摩根先生拒绝赌一把 // 209

即使他手下的公司没赚到这笔钱，摩根先生也过得不错。事实上，他对金钱看得很淡。他真正想要努力达成的是全国经济的统一和稳健发展。

第 19 章 我的投资哲学 // 221

“当我还是个无名的年轻人，为了成功而不懈奋斗时，人们说我是个赌徒，”欧内斯特爵士说，“后来我经营的范围和规模都不断扩大，那时人们说我是个投机者。随着我活动范围的进一步

拓展，现在人们开始尊称我为银行家。事实上，一路走来，我做的事情并没有什么两样。”

第20章 世外桃源赫伯考 // 239

在这个碎片化的时代，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时不时从手头的工作中抽离出来，看看时代的滚滚洪流和自身的繁杂事务正把我们带往何方。哪怕在公园长椅上静坐一两个小时，用客观的态度冷静地想一想这个问题，也会大有裨益。

第21章 黑人进步事业 // 259

和所有人一样，黑人群体也置身于变革的滚滚洪流之中。河流奔腾之势甚为猛烈，无以复返。前方的道路虽然危险重重，但每当我想到我们行已至此，便坚信前方的困难一定会被克服。

第22章 展望未来 // 269

人类一直想以力量代替理性，仿佛跑得越快，方向感也就越好。其实我们应该定期停下脚步，扪心自问，我们的努力到底是否聚焦在问题的症结之上——是否聚焦在那些想要解决问题就必须克服的事项上——抑或说，我们是否在一些无法改变最终结果的次要问题上浪费时间。

当我们解读巴鲁克，我们在期待什么 // 287

第1章

我的父亲——南部邦联的医生

1870年8月19日，我出生在南卡罗来纳州卡姆登镇主街上的一栋两层小楼里。住在那儿就好像住在空旷的田野间——房子后面就是菜园、马厩和谷仓，再往后延伸是一块3英亩^[1]的田地，我父亲将它改造成了一块“实验农场”。我记得有一年父亲在地里种上了甘蔗，并且不辞辛劳地浇水、施肥，俨然把这块地当成了可以赚钱的“棉花田”。

父亲经常在自己的“农场”里劳作，母亲却觉得他应该把这番功夫花在问诊行医上。父亲当时确实是全州最优秀的医生之一，年仅33岁就当选为南卡罗来纳州医疗协会会长。此外，他还在南卡罗来纳州健康局担任负责人，在南北战争后的重建时期，他在纷繁的政治活动中乐此不疲。

最近，我在翻阅父亲早年行医问诊时的病例记录，一本本字迹潦草的病例无声地记录下当时父亲对社会的贡献。他无视肤色、不论病种，一视同仁地救治。被父亲救治的病人各种各样，既有腿上扎进鱼钩的小孩，也有因饥饿濒临死亡的穷苦人。

父亲常常驾着他的双座马车带我穿梭在乡间小道上，去各地行医治病。父亲读书或者打盹的时候，我就替他扶着缰绳。有一次，我们来到一

[1] 1英亩≈4 046.86平方米。——编者注

间简陋的小木屋，父亲进屋去看病，我则在车上等着他。不一会儿，父亲匆匆跑了出来，拿着斧头向木窗上用力砍去，边砍边解释道：“没有新鲜空气，这人快被闷死了！”

父亲在“实验农场”的种种努力体现出他想改善社区生活的美好希冀，这个想法贯穿他的一生。在我 10 岁半的时候，我们举家迁至纽约，是父亲第一个提倡在拥挤的公寓住宅区内建造公共浴室。我们住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时候，当地还没有成立州办农业服务机构，也没有进行以改进耕种方法为目的的农耕实验。虽然父亲此前并未受过农业培训，但他认识到农耕实验的必要性，并很快成了这方面的专家。

在父亲的诊所里，不仅摆放着医疗书籍，还整齐地堆叠着一摞黄色封皮的农业杂志。他把杂志中记载的种种理论应用在自己的一方土地上，他种出的棉花、玉米、燕麦和甘蔗无一不在县农贸展会上拔取头筹。

父亲广施良种，并且非常乐意拨冗去为当地农民解决具体问题。父亲曾经买下几亩洼地，只为证实可以通过铺设砖瓦来排水。我想，那应该是我们当地进行的第一次农耕实验。

父亲长得英俊挺拔——他身高约 6 英尺^[1]，英姿挺拔，胡子黧黑茂密，眼神温和坚毅。他衣着考究，在我的印象中，他从未失手将衬衫袖子露在外面。而且他温文尔雅，语态柔和，说话时不夹带一丝外乡的口音。

* * *

我的父亲名叫西蒙·巴鲁克（Simon Baruch）。1840 年 7 月 29 日，他出生于一个名叫什未森的小镇，小镇毗邻波森，当时属德国境内。父亲很少提起祖辈的故事，当有人问及时，他总说人往何处去比从哪里来更

[1] 1 英尺 = 0.3048 米。——编者注

加重要。

当我 20 岁时，父亲带我去欧洲探望祖父母，直到那时我才对巴鲁克家族的故事有所了解。我的祖父名叫伯恩哈德·巴鲁克（Bernhard Baruch），我的名字就由此而来。祖父有一件古老的家族遗物，那是一个记载了家族世系的颅骨。以此推断，巴鲁克家族起初是希伯来人，有着葡萄牙裔西班牙人的血统，后来在世代繁衍的过程中又混入了波兰人或俄罗斯人的血统。

祖父说，我们是古代文官巴鲁克（Baruch the Scibe）的后裔，文官巴鲁克曾编辑整理过耶利米预言。《次经》（*Apocrypha*）中就有一卷名曰《巴鲁克》，这便是我们姓氏的由来。对于祖父的说法，父亲未置可否。

祖父和我成了极为要好的朋友。虽然他对英文一窍不通，但我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因此，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祖父身高 6 英尺有余，棕色的头发浓密柔顺，面颊红润饱满，厚厚的眼镜底衬托出一双黑色眼睛的魅力。祖父颇有学者和“空想家”的气质，他喜欢坐在啤酒花园里，抽着雪茄，侃侃而谈。我和祖父常这样聊着天打发时间，而父亲则待在家里陪着祖母。

祖母则是另外一类人——她勤劳节俭、小心谨慎、理智务实。她个头不高，有着一双很蓝的眼睛，父亲和我都继承了她眼睛的颜色。祖母梳着中分发型，头发一丝不乱地贴着两侧。她结婚前的名字叫作特雷莎·格伦（Theresa Gruen），我猜她肯定有着波兰血统。

父亲于 1855 年来到美国，是为了逃避普鲁士军队的征兵。他当时才 15 岁，是波森皇家体育学校（Royal Gymnasium）的一名学生。逃往美国确实需要一番勇气，因为当时他举目无亲，只认识一个老乡。这人名叫曼恩斯·鲍姆（Mannes Baum），也来自什未森镇，在卡姆登镇开了一间小杂货铺。

曼恩斯·鲍姆先生成了父亲的“保护人”。年纪轻轻的父亲在曼恩斯先生手下做着记账的工作。他的手边常放着一部字典，通过阅读美国历史

自学英语。曼恩斯先生的太太是我母亲的姨妈，她慧眼识人，很快就意识到父亲聪明伶俐、前途无量，就牵线搭桥让父亲和母亲相互认识。曼恩斯太太还说服她先生把父亲送去读书，父亲先后就读于查尔斯顿的南卡罗来纳医学院以及里士满的弗吉尼亚医学院。

父亲对曼恩斯·鲍姆先生的恩情没齿不忘。为了纪念曼恩斯先生，我的中间名就是“曼恩斯”，对此我深感骄傲。曼恩斯的个头不高，但当地人都说，他有着“恺撒大帝一样的勇气”。

父亲喜欢讲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恶霸跑到杂货店里，想要逼迫曼恩斯收回此前说过的话。曼恩斯不愿收回，那个恶霸使用铁锄头砸他的头。曼恩斯被打得头破血流，却依旧咬紧牙关，拒绝食言。恶霸一把将曼恩斯掀翻在地，用手抠着他的眼睛，威胁说要把他弄瞎。

“现在你该收回了吧！”那家伙恶狠狠地说。

“你想得美！”曼恩斯喊道。

于是，那恶棍果真开始要把他弄瞎，曼恩斯的身体痛苦地扭来扭去。突然，恶霸的手指头滑了一下，曼恩斯趁势咬住他的拇指，直到对方疼得哇哇大叫、当场求饶才松开。这可能算是个“以指还眼”的事例，但那个恶霸可不接受对《摩西律法》（*Mosaic Law*）的这一不对等修改。

父亲之所以讲这个故事，自有其深意。在当时的南卡罗来纳州，捍卫个人荣誉的观念长盛不衰，即使必须决斗也在所不惜。父亲对曼恩斯·鲍姆先生的勇气大加赞赏，并教导我说：“孩子啊，绝不能甘心受辱！”

1862年4月4日，父亲加入南卡罗来纳州步兵第3营，那天他身穿曼恩斯先生所赠的制服，腰别曼恩斯先生送的佩剑。父亲刚从医学院毕业，就直接被任命为助理医师。父亲过去常说，那时候的他“连个囊肿都没切过”。

对父亲而言，报名参加南方邦联军队可以说是水到渠成、天性使然的事情。很多人，包括罗伯特·李（Robert E. Lee）将军在内，都既不拥有奴隶，也不赞成奴隶制。和他们一样，父亲第一次受到感召，认为应当效

忠于自己居住的州。更何况，当时他认识的卡姆登镇小伙儿几乎都在报名应征。

当时，父亲的弟弟赫尔曼（Herman）已经从德国来到美国。在随军北伐之前，父亲一再告诫他要远离战争。9个月后，两人再次相见时，赫尔曼已成为南方邦联的一名骑兵。父亲斥责赫尔曼不听劝告，赫尔曼解释说：“我实在是受不了了，留在家里实在太窝囊，我压根儿没法面对姑娘们鄙视的神情。”

作为一名军医，父亲见证了战争中最为凄惨、恐怖的一面。他极少提及这段经历。当我们四兄弟央求父亲“说点关于打仗的事儿”时，父亲总是打发我们去学习，或布置些家务活儿让我们干。

但当我们四兄弟团坐在父亲身边的时候，他也曾追忆他的那段军旅生涯。其中，最为父亲津津乐道的一个故事是他如何在雪松湾（Cedar Creek）力阻南方军败阵，而谢里登将军（General Sheridan）从温彻斯特（Winchester）驰马赶来的细节则为这故事更添几分传奇的色彩，让人难以忘怀。

“我看到厄尔利将军（General Early）一边挥舞战旗，一边恳求士兵不要溃散，”父亲回忆道，“于是我就一面快马走到阵前，一面高声喊道：‘振作起来，兄弟们，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冲啊！’北方佬的炮弹在四面八方轰轰作响，其中一颗竟在我头上爆炸了。我当时骑了一匹小母马，它不受控制，驮着我跑开了。我的战友在身后喊道：‘光让我们冲，你怎么跑了！’”

我们还喜欢听另一个故事，说的是父亲在马纳萨斯第二次战役中第一次做战地医生的经历。父亲去战地医院报到时，恰逢一位老军医正准备给战士做截肢手术。老军医一看便知父亲并没有什么经验，就拿出手术刀，语含讽刺地说：“这位医生大人，要不就由你来主刀吧！”父亲接受了这个挑战，就这样完成了他的第一台手术。好在手术非常成功，足以赢得那位老军医的赞赏。